

# 道教上清派在剡东形成及文化影响的探究



东晋时期,京畿士族人物杨羲造道教《上清经》得以传播,上清派渐次形成,“上清经”又经陶弘景弘扬,上清派得以发展。至唐代,上清派达到鼎盛时期。而剡东(今新昌)地域在上清派形成及发展过程中有着直接的联系,并影响着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。

## 一、上清派在剡东渐次形成

东晋兴宁二年(364),有魏华存等众多仙真下降,将清虚真人王褒所授《上清》众经三十一卷、诸仙真传记、修行杂事等授弟子琅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杨羲。杨羲得魏华存所授后,用隶书写出,传护军长史丹阳句容许谧,许谧传其子许翊,许翊又传子黄民。

“元兴元年(402),京畿纷乱,黄民乃奉经入剡,为东閩马朗家所供养。朗同堂弟名罕,共相周给。”(1)黄民系许翊之子,其曾祖父许副,字仲先,昔为剡县令,甚有德惠;其祖父许谧的长兄许迈也在剡居,曾与王右军父子周旋,是故投憩焉。

至东晋末,有道士王灵期等向许黄民求经。“丞(黄民)不相允,王冻露霜雪,几至性命。许感其诚到,遂复授之。王得经欣跃,退还寻究。知至法不可宣行,要言难以显泄。”(2)王等遂在所得几卷经书基础上,“乃窃加损益,盛其藻丽,依王、魏诸传题目,张开制造,以备其录,并增重诡信,崇贵其道,凡五十余篇。”(3)这是继杨、许扶乩降笔之后,又一次“托言真授”造经活动。趋竞之徒,闻其丰博,互来宗禀。许丞见王“门徒殷盛,金帛充积”,“于是合迹俱宣,同声相赞,故致许王齐馨,真伪比踪,承流向风,千里而至。”(4)从此上清经流传甚广,举世崇奉。于是,一个以皈依上清经策的新道派——上清派在剡东浓厚的道教氛围中渐次形成。

## 二、上清派的发展与剡东有直接的联系

《南齐书·顾欢传》卷五十四记载:“(顾欢)在剡天台山开馆聚徒,受业者常近百人”。南朝齐梁陶弘景的《登真隐诀》“大小台(天台山)处五县中央。(五县,即余姚、句章、临海、唐兴、剡县。)”注有误,唐兴为唐代现天台县名,南朝齐时为始丰县。剡天台山是指剡东南地域,直称为剡山,在今新昌县境内。顾欢晚年居剡天台山节服食,事黄老,崇奉道教,搜集杨、许真迹,并加以整理,编纂成《真迹》。“孔

璞贱时,杜居士京产将诸经书往剡南墅大墟住,始与顾欢、戚景玄、朱僧标等数人共相料视。顾先已写在楼间经,粗识真书,于是分别选出,凡有经传四、五卷,真书七、八篇。”(5)“山阴何道敬,志向专业,工书画。少游剡山,为马家所供侍,经书法事,皆以委之。何后多换取真书,出还剡东墅青坛山住,乃说真经之事,可有两三纸。”(6)顾欢闻何道敬有真经,到青坛山去拜访他。到了何的住处,见有人背着锄头回来,以为是何的奴仆,问何公在否?何答不知,于是还里,永不相见。顾留停数日,谓苦备至,遂不相见。今新昌青坛、黄坛是道教地名,今还沿用;“大墟住”与今“大市聚”音相近,“大市聚”疑是“大墟住”变化而来。

至梁代,陶弘景为弘扬上清经法,到处搜寻真人遗迹。《云笈七签·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》(7)记载,永明八年,(陶弘景)为搜寻道经到剡之天台山、始丰天台山及会稽大洪山等地,谒诸僧标及其他各处老道士,并得真人遗迹十余卷,游历山水二百余日乃还。陶弘景的《真诰》就是以顾欢《真迹》为底本,加以增删改写并注释而成;并在《真诰叙录》对“上清经”之源流及传授过程作了较详细的叙述。陶弘景又广集上清法术,纂《登真隐诀》二卷,上清经法得到弘扬,使上清派得到发展。

## 三、上清派的形成及发展对剡东文化影响

在中国道教史和文学史上有过相当大的影响的《刘阮遇仙》故事,是剡县刘晨、阮肇去天台山采穀皮,迷路遇仙。这一传闻奇异、绵藐难识的人与仙相恋故事,最早记载在南朝宋刘义庆(403~444)的《幽明录》中。据此,《刘阮遇仙》故事产生及开始流传时间,可溯及至南朝宋以前时期。而这一时期,正是许黄民奉经入剡,王其灵又一次“托言真授”的造经活动期间,上清经策在剡东得以传播,上清派在剡东渐次形成时期。《刘阮遇仙》故事其实就是上清派传播的年青美貌,气质非凡,能歌善诗的仙女安妃、王母女儿右英夫人分别与杨羲、许谧相恋双修,引导杨羲和许谧步入仙界的模塑。《刘阮遇仙》故事中剡县刘、阮去天台山采穀皮迷路遇仙地,据杜光庭《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》称:刘、阮迷路处在天台山的天姥岑(今浙江新昌天姥山)。穀皮即楮树皮,采穀皮其实

是采古代剡县很有名的剡纸原料,《刘阮遇仙》故事又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剡县造纸业发展历史的宝贵资料。

东晋、南朝时期为上清派的形成和发展的时期。这个时期的传承中,上清派奉魏华存为开派祖师,杨曦为第二代玄师,许谧为第三代真师,许翊为第四代宗师,马朗为第五代宗师,马罕为第六代宗师,陆修静为第七代宗师,孙游岳为第八代宗师,陶弘景为第九代宗师。而马朗、马罕为剡东人;陆修静、孙游岳、陶弘景,或去剡东运送上清经文,或去剡东收集上清经文。

至唐代,李唐王朝尊奉道教为国教,上清派达到鼎盛时期。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在天台山桐柏宫修道传经,为王公贵族所钦崇,召为帝师,路过剡东班竹石拱桥时,顿生留恋反悔之意,为班竹司马梅桥留下了千古佳话。第十三代宗师吴筠自天宝中,安禄山攻陷两京,江淮盗贼多起时,遂东入会稽,又来剡中,与唐代大诗人李白、孔巢父诗篇酬和,逍遥沃洲、天姥山泉石间,人多从之。

一些士族出身,学识渊博、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,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,多因仕途不得志,寻求超脱,崇道人教。他们入剡寻仙问道,往来唱和,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唐诗文化现象,后被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命名为“浙东唐诗之路”。据新昌学者竺岳兵先生考证,《全唐诗》收录的约2000位诗人,有近五分之一的诗人走过这条“浙东唐诗之路”。其中信奉三清道教,自号“青莲居士”的李白,数次入剡,为剡东天姥山留下了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的千古绝唱。李白“入剡寻王许”,是寻王羲之、许迈,还是王期灵、许黄民等等,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究。我们把浙东这种奇特的唐诗文化现象,放到与上清派相关的方面去解读,或许会显得更为自然、丰满一些。

(袁伯初 撰文)

## 注释

(1),(2),(3),(4),(5),(6)日吉川忠夫、麦谷邦夫编,《真诰校注》,朱越利译,2006年12月第一版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,第573页,第575页,第575页,第575页,第580页,第577页。

(7),(宋)张君房编,李永晟点校,《云笈七签》卷一百七,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行。

## 石头城寺

(唐)张祜

山势抱烟光,重门突兀傍。  
连檐金像阁,半壁石龛廊。  
碧树丛高顶,清池占下方。  
徒悲宦游意,终日老僧房。

从此诗题目看,似乎与新昌石城寺有点隔膜,剡东有石城山,那是一直为诗人所向往的,笔下诗作也多,也很出色,但称石头城的不多。何以要把此诗收录并加以串讲呢?其实只要仔细领会,其诗笔所写,倒与新昌石城寺很相符合。首联写其地势,石城环抱,烟岚重重,重门突兀,高大巍峨,与今天大佛寺景象如出一辙。颌联则写石弥勒像及其所在的大殿也金像连檐,石龛半壁,再下两句则言其山顶树木葱茏,郁郁葱葱,清池则以放生池占据下方,当然,那时有没有放生池还无法考证,但那里有夹塘溪,溪水清澈,常年不绝,那是一定的。至于作者,他是名诗人,结交广泛,影响很大,与多位同时代诗人都是好朋友,惟与元稹关系不密。他可能到过剡中,也来过今天的新昌石城。他即使未到今日新昌,也有浓重的沃洲剡中情结,他另有《高闲上人》诗云:座上辞安国,禅房恋沃洲。道心黄叶老,诗思碧云秋。也表示他对这里的山水人文恋恋不舍。下面简介其生平经历,以为参考。

张祜(约785—849),字承吉,唐代清河(今邢台市清河县)人。家世显赫,被人称作张公子,有“海内名士”之誉。早年曾寓居姑苏。长庆中,令狐楚表荐之,不报。辟诸侯府,为元稹排挤,遂至淮南寓居,爱丹阳曲阿地,隐居以终。张祜的一生,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“故国三千里,深宫二十年”,张祜以是得名,《全唐诗》收录其349首诗歌。

## 夕思

(唐)贾岛

秋宵已难曙,漏向二更分。  
我忆山水坐,虫当寂寞闻。  
洞庭风落木,天姥月离云。  
会自东浮去,将何欲致君。

这是唐代著名诗人贾岛怀念朋友的诗,怀念的还是与朋友在沃洲天姥的一段生活。首联大概是因为秋夜,怀念故人,半夜睡不着,失眠到二更,待天亮还不能。颌联所言还是从他自己这一边在说,山水坐,秋虫闻,是山水之秋意和秋虫之鸣叫更添寂寞和愁绪吧。接着说他在洞庭,朋友在天姥,秋天季节和时辰也差不多,当然也未必要在洞庭,诗之寓意而已。最后是一种怀想而无处寄托,将何欲致君,送你什么好呢?到头来,就是以此诗相送吧。

贾岛(779~843),字阆仙,人称“诗奴”,与孟郊共称“郊寒岛瘦”,河北道幽州范阳县(今河北省涿州)人。自号“碣石山人”。据说在长安(今陕西西安)的时候因当时有命令禁止和尚午后外出,贾岛做诗发牢骚,被韩愈发现才华,并成为“苦吟诗人”。后来受教于韩愈,并还俗参加科举,但累举不中第。唐文宗的时候被排挤,贬做长江主簿。唐武宗会昌年初由普州司仓参军改任司户,未任病逝。

(唐棹荣 撰文)